

超薄阅读

# 八十岁老妈的跨洋奇趣之旅



作者:盛林  
出版社:浙江大学出版社

旅美作家盛林被称为“杭州三毛”，嫁了一个美国人。在这本书里，盛林以纪实随笔的文体，快乐易读的文风，写了八十岁老妈在美国的故事，通过一起聊天、养鸡、种菜、钓鱼、捉蟹、春游、过节、看病、访友、去教堂……点点滴滴，件件桩桩，中国丈母娘看到了女儿在美国的真实生活，看到了女婿在家中的真实表现，结果是“丈母娘看女婿，越看越欢喜”。书中充满了中美文化的冲突和融合，展示了摩登家庭的特殊情趣和欢乐。

## 【试读】…………… 相约春天 ……………

嫁到美国的第一年，我在这头想妈妈，妈妈在那头想我。我哭泣，她垂泪。有一次，妈妈做了个梦，说菲里普和我打架，一脚把我踢进了鸡笼。鸡笼多臭啊！我妈醒了就号啕大哭，还告诉了我姨贺春姬。我姨说：“姐啊，这是梦啊！小菲怎么可能这样的人！”一转身，姨告诉了我：“林啊，自从你去了美国，你妈天天以泪洗面，不放心啊……”

听了这话，我号啕大哭。

菲里普急了：“看来中国丈母娘还是不信任我，这样怎么行！亲爱的，快把妈妈接到美国，我要让她看看，我是多么爱你，你可以当着她的面把我踢进鸡笼！”

听了他的话，我扑哧笑了，并下了决心，一定要把妈妈接来。我要当着她的面把菲里普踢进鸡笼，让她看一看，东风吹，战鼓擂，我和菲里普到底谁怕谁！

我开始向老爸老妈挥动橄

榄枝，希望他们来看看我，考察考察菲里普。

我老爸脖子一挺：“美国？用轿子抬我我都不去！”他一直认为，女婿抢走了他女儿，这个仇一定要报。怎么报？拒绝去美国！老爸这一招很管用，美国女婿听到这句话就蔫了。我们家，他最怕的人就是我老爸。

老妈呢，对去美国的事，不摇头，不点头，只管绣十字绣。

我只好泪洒茶杯！

第二年，我继续挥橄榄枝，结果挥来了王越，我的同事加好友，一位心理大师。我就向大师哭诉：“我想妈妈啊！”大师听了也是泪洒茶杯，回到杭州就当说客，对我妈说：“阿姨啊，林在美国太幸福了，你的洋女婿对林太好了，你们真的应该去看看！”

老妈说：“王越，林如果真的幸福，我女婿真的好，我就放心了，谢谢你！”说罢，她继续绣十字绣。

# 星期三 是靛蓝色的蓝



作者:理查德·西托维奇  
戴维·伊戈曼(美)  
出版社: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

星期三是什么颜色的？如果你觉得这个问题莫名其妙，那么，我要告诉你，有些人感受到的世界，与普通人是完全不同的。比如，对他们来说，数字6是绿色的、红色是酸的，某人的声音听起来和黄油的味道是一样的……这种感受叫联觉。

我们会觉得红色温暖、蓝色凉爽，这也是联觉，但像色彩与味道的联觉，就比较特殊了。韩剧《看见味道的少女》里的女主角，就有特殊联觉。联觉是与生俱来的吗？具有特殊联觉的人是不是智力超群？这本书探讨的就是神奇的联觉背后的神经科学和遗传学。

独家连载



# 《我不》

作者:大冰  
出版社:湖南文艺出版社

《我不》——百万级畅销书作家大冰的2017年新书。书中每一个故事都可以叫《我不》：十年如一日坚守藏地、为基础教育尽一己之力的书店老板；亦正亦邪浪荡洒脱，散尽家财救助灾区、带重病母亲游历世界的东北浪子；木讷寡言对绝症女友不离不弃的流浪歌手；心系31年前阵亡战友、不愿偷生于世、为古城安危置生死于度外的不死老兵……书中的每一个有情人，都在对命运说：我不！

# 《你好小蓝》

## 11 现实如砂纸

40岁男人才会经历的，他二十出头就已全部遭遇，现实如砂纸，残忍地打磨掉他的皮。

于是，除了小蓝，旁人再也看不出他半分孩子气，只看到黑框眼镜下决绝的笃定。

他那时的状态像歌里唱的那样：就算失去了青春也在所不惜要去背叛世界与你相依……………

三万英尺的高空，蠢子把小蓝的头抱进怀里，给头疼欲裂的她哼这首歌，哼着哼着，怀里的人也就静了。

写这首《小蓝》时，两个人刚在一起，谁也想不到这首歌会一语成谶。

前世的蠢子和小蓝，是谁为谁放弃了青春？谁为谁背叛了世界？继而倒在爱人怀里，像此刻这般相偎相依。

……………

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。

整整一个月，小蓝天天对着一扇窗，窗外只有一种颜色的天，和桂林可真不一样。

树也不一样，这里的树长得全是一个样子，不像桂林的树，想怎么长就怎么长。

整整一个月的全封闭，她像坐牢一样，把整个白天的时间用来期待黄昏，边等边看着窗。

黄昏时允许家属探望，蠢子忙个不停，打水、喂饭、帮忙洗澡、帮忙导尿……

每天两个多小时的探望时间，他一直在忙，好像要把攒了一天的劲儿全都使进这两个钟头里来。倒计时10分钟时，他才会猛地踩下刹车，扔下所有活计，什么也不干了，捉住小蓝的手，呆呆地坐在她身旁。

好像她是只风筝，一松手就飘远了，再也不回头。

她任他握着，拇指轻轻摩挲她的手背，掌心感受着他指尖的茧子。

第一疗程结束。病情缓解，情况稍乐观，小蓝短暂出院。

蠢子做鱼给她吃，热气腾腾地端上来，一块一块剔刺。

出租房里白炽灯瓦数小，电压不稳，一闪一闪的。这里和阳朔一样，霉斑也爬上了墙，闪烁中像是自己会动一样……

她一口接一口地吃鱼：“蠢子，特别好吃。”

她护住盘子说：“真的特别好吃，都是我的了。”

蠢子取过筷子尝了一口，呆呆地坐了一会儿，又重新拿起筷子。

一闪一闪的灯下，他们一起吃完了那

条忘了搁盐的鱼。

他们出门散步，慢慢地走，漫无目的地地往前走。

累了就坐公交车，遇到有趣的地方就下车，观前街、评弹博物馆……走一走，停一停，看一看。

他们看了一场电影，叫《大鱼海棠》。这是他们第一次一起看电影，两个人依偎着，看到字幕全部走完。

小蓝说真好看，她戳戳蠢子：“你看，人下辈子真的会再遇见……”

她说：“下辈子如果当不成人了，我就当棵树吧，长得很茂盛，根也扎得深，天天顶着大太阳，特别舒服……”

她说：“蠢子，到时候你当棵草，一定要贴着我长，我保护你。”

返程时小蓝累了，蠢子背起她，一路背回出租房，一层一层背上楼。

没问他累不累，小蓝知道自己现在的体重。她枕着他的肩颈，敲敲他的后背：“蠢子呀，你怎么对这里每条路都熟悉？你不是逃了好多节地理信息课吗……”

后来她方知，蠢子找了一整月的工作，踏遍了大半个苏州城。

他没毕业证，没人雇用他干测量，力气活也没找到，他需要每天下午5点之前买好菜做好饭一路跑着抱到医院门前，没有什么工地容得了他下午3点就下班。

于是，他去了平江路，搞了一把琴，街头卖唱。

平江路不让卖唱，城管会撵，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凑合了几天，钱没挣到多少，包和琴被没收了。

他半句求情讨饶的话都没有，直接扑上去就打，路人把他们拉开，他坐在地上呼哧呼哧地喘气，浑身的肌肉硬到发酸，黑框眼镜后面的眼血红血红的。所以，他后来就可以卖唱了。

早晨起床后，他继续满世界找工作，下午1点赶去平江路卖唱，4点回出租房，给小蓝做饭。

夜里探望回来，他哪儿也不去，灯也不开，在屋里枯躺，一躺躺到天微亮，头一天耗干的力气也就回来了。

他应该是那时候学会的抽烟，最便宜的利群，抽得很省，不舍得花钱。

医生那时说，如两个疗程之后小蓝病情稳定，将着手准备骨髓移植，需要80万元人民币。

80万元人民币砸进去，移植结果好，亦有可能复发。

移植结果不好的话，也就没什么结果了。